

附：

电影文学剧本

欢腾的小凉河

激流奔騰的小涼河。

小涼河水聲呼嘯，在奔騰翻滾的浪花中有力地推出六個活力無限的大字：歡騰的小涼河

—

秋夜，半輪明月照耀着漩渦回流的小涼河。弓背上的二隊和弓背里的九隊隔着灣道，遙遙相對。

月光下的河南九隊。近河堤的那個圩塘波光閃閃。鏡頭稍一運動，就可見打谷場上，燈光通明，人聲喧嚷，印着“小涼河九隊”的鼓囊囊的糧包，一袋一袋搬上磅秤。余志芳歡快、熟練地掌着磅秤。

打谷場的另一邊，男男女女圍着一張桌子，看小會計的嗒嗒飛快地撥拉算盤。阮富剛伸着脖子踮着腳，全神貫注地看着。

隊長徐振才此刻象灌了兩盅老酒似的美滋滋地走過來，拉着幾個青年人：“不用看，篤定是增產。去，去，快拿鑼鼓傢伙。”

小會計又的的嗒嗒撥了几下算盤，猛地站起來：“徐隊

长，亩产一千六百零五斤八两，又增产啦！”

有人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片喧喧嚷嚷。

徐振才拿过算盘，喜滋滋地：“哈，超过双纲，还多五斤八两！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阮富刚挤了过来：“嗨，队长，先进队的牌子在我们九队生根了！”

徐振才仍然喜滋滋地：“喂，先进队可不能骄傲啊！”

阮富刚：“我是说山有顶头，河有尽头，这粮食上的学问，往后怕是豆饼上榨——有油水也不大了。”

徐振才：“没得关系，副业生产潜力很大嘛！队里鱼塘你管得不丑，不是增加了不少经济收入吗？”

徐振才高兴地拍拍阮富刚的肩膀，又敲敲一个孩子的脑袋，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哈哈大笑。

一个社员拉住他，关切地：“振才啊！对河二队，今年的日子难过呢。”

“唔——”徐振才听了这话，也收住了笑容，叹了口气，掉头向二队望去。

二队村廓，家家门关窗闭。粗壮挺拔的白果树上，悬吊着一尊钟，钟绳斜栓在树杆上，一丝也不动，显得格外宁静。

南岸堤埂上，九队一个社员气愤地：“这两年，二队的人心，都让他们队长白汉成给搞散了。哎，半年不敲上工钟，白果树上乌鸦都做了窝了！”

徐振才：“不要紧，大队党支部下了决心，这会子他们正在选队长哩！”

北岸，二队库房里，正在开着社员大会。明亮的灯光和腾腾的热气，从窗户格子、大门缝里一阵一阵透出来。

突然，一阵热烈的掌声。

库房的门，猛地打开了，张二全象被鼓掌的声浪冲出来似的，从屋里蹦了出来，他高举双手，欢快地喊叫：“‘火烧心’大叔又当队长啦！”

一群社员跟着从库房里出来，他们兴奋地谈论着：“周昌林当队长，可称了咱们心愿啦！”

“二全！张二全！”大石桥头，余志芳大声喊叫着。

张二全欢快地奔向余志芳，气喘喘地：“志芳，‘火烧心’大叔又当队长啦！”

余志芳高兴地跳起来：“太好啦！”

张二全神气地：“这回，我们二队，又要象五八年那样，呼呼地朝前头赶罗！”

“哼，我看不一定。”阮富刚象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手里拎着一只捞来的甲鱼。

张二全、余志芳冷不防吓了一跳。

阮富刚从地上拣了一块砖头，扑通一声，摔到了河里，赌咒发誓地：“‘火烧心’不是三头六臂，二队这副烂摊子，他

要能搞好，这块砖头就漂起来了……”

张二全也从地上拣起一块砖头，对余志芳：“志芳，你记得吗？大跃进那年……”他学着阮富刚的样子，把砖头往水里一扔，又模仿他的腔调，有声有色地：“诸位，要是‘火烧心’能带着二队大跃进，这块砖头就漂起来了……”

“哈一哈一”余志芳大笑起来。

阮富刚窘迫地举起手来要打张二全。

张二全和余志芳笑着奔走了。他们边跑边喊：“摔砖头大叔，当心把甲鱼摔掉啊！”

阮富刚忙把甲鱼提起来看看，见它仍然四肢摆动，放心了，慢慢地踱上了大石桥。

二

夜雾消散了，小凉河、大石桥笼罩在轻轻的晓岚里。

九队此刻已经人欢马叫，几十个男女青壮劳力，一个个扁担上肩膀，车把子握在手心里，高高兴兴准备交公粮、卖余粮去。

徐振才满脸光彩，浑身是劲，走在全队的最前头。一根桑木扁担，两只毛竹箩筐，挑了整整一百八十斤金光灿灿的谷子。

徐振才领着人马上了河堤，没有沿着河向东走，反而跨上了大石桥。

余志芳从后面赶上来，诧异地：“徐大叔，干么过桥绕大

弯子呀？”

徐振才指指河北岸：“你周大叔才当队长，给他们促进促进。”

他回过头，朝长龙似的送粮队伍喊了一声：“哎！九队的社员们，把号子打响啊，给二队醒醒瞌睡！”

他带头拉开嗓门打起送粮号子来：“嗨唷，啊哈嗨……”

队伍里响起一阵粗犷的号子声，他们跨上大石桥，过了小凉河。

粗犷的号子声在小凉河上空飘荡着。

二队，家家户户紧关着大门。九队的送粮队伍在号子声中，浩浩荡荡穿过二队。

我们已经见过的那棵粗壮挺拔、枝叶蓬松的白果树下，一个四十岁左右、精神壮实的汉子，端端正正蹲在一块大青石上，他就是周昌林。

周昌林深沉的双眼，一直注视着小凉河堤岸上九队的送粮队伍。徐振才打的号子声，时高时低直朝他心里钻。

忽然，他的眼光被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一张贴在墙上的彩色宣传画——《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在霞光的装缀下闪发出道道金光。

周昌林朝着这张画凝视了许久，他抬头望了望顶上的大钟，忽地站了起来，只见他利索地卷起袖管，迅速向手心加了点“油”，并狠劲地磨擦几下，然后双手紧紧抓住钟绳，猛地敲了起来。

钟声突鸣，树鸟惊飞。周昌林重锤猛敲，白果树枝动干摇。

这洪亮的钟声，压过徐振才的号子，在苏南的田野里引起阵阵反响。九队的送粮社员纷纷止步回首。

这洪亮的钟声，盖过小凉河的浪涛声，在它的上空翻滚回荡，阮富刚不觉一愣，放下手中的鱼具，起身向二队望去。

这洪亮的钟声，刺破了二队的一片宁静，深深地震动了每个社员的心：

双鬓斑白的姚妈妈第一个打开家门，她的独养儿子梦田也跟在身后；

贴着一副具有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特点的对联的大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俊秀的姑娘——江春梅；

破门而出的张二全，手中拿着干活的家伙，活蹦乱跳地迎着镜头向钟声跑。

钟声回荡，红日初升。

二队的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朝钟声响处奔来……

洪亮的钟声中，季节变换着。在周昌林的带领下，二队夺来了第一个特大的丰收年。

三

二队的打谷场上，粮食堆得象座小山，一片欢乐的丰收景象。

周昌林正在扬场，一锨扬上去，饱鼓鼓的粒子落到粮堆上，泥沙杂质飘到一旁去了。

不远处，姚梦田两手张着麻包口，江春梅动作利落地用笆斗装谷子倒进麻包。

姚妈妈拿着扫帚在扫场。

姚梦田关心地：“娘，你歇会儿，别累着。”

姚妈妈乐呵呵地：“累不着，这几年，你昌林大叔带着大伙学大寨，我们二队可算是走上正道了！”说着，又扫到别处去了。

“春梅，快点啊，我等了半天啦！”张二全张着麻包口，在另一旁催促。“来啦！”江春梅欢快地应着。她已装满姚梦田的麻包，又赶去为张二全装谷。

姚梦田正要扎拢麻包口，突然，一只手伸进麻包里，抓起一把谷子。姚梦田抬起头：“哟，大会计！”大队副业组会计白汉成站在麻包前，手里翻掂着谷子：“今年收成不错呀！”

正在装谷的张二全，看到了白汉成，不屑地对江春梅说：“你看，白汉成当了大队副业组会计，骨头轻得只有四两重了。”江春梅说：“哼！还不是靠他表姐夫夏副主任的牌头。”

这边，姚梦田扎着麻包口，喜悦地：“打了几年翻身仗，今年总算翻过来了。”

白汉成把手里的谷子一扔，轻轻一声冷笑：“周队长领导得好啊！”

另一边，江春梅喊起来：“梦田，少废话，快干活！”

白汉成回头一望，又笑眯眯地对姚梦田：“你们俩的喜事，也该趁早办了吧？”

姚梦田又欣喜又腼腆地：“日子已经定啦！”

白汉成：“房子、家俱都齐备了？”姚梦田笑了。

白汉成：“人家是知识青年，可不能委屈她。你还缺什么，找我。瞧……”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双崭新的军用鞋在梦田眼前亮亮。

姚梦田羡慕地：“军用鞋！”

白汉成得意地：“我在县里还有点小门路。”

周昌林见白汉成拿着一双鞋在和姚梦田嘀咕着什么，就拿着木锨走了过来。

白汉成没看见他，继续对姚梦田说：“这两年，只顾搞运动，往后也该关心关心群众的生活了。”姚梦田似懂非懂地眨眨眼睛。

周昌林从姚梦田手里拿过军用鞋，看了看，递还给白汉成：“老白呀，你说说这群众生活该怎么个关心法？”

白汉成一惊，跟着笑嘻嘻地说：“你问这个嘛，对河就是好样板呀！”

“哈哈！”突然传来徐振才得意的笑声。周昌林、白汉成同时回过头去。

徐振才兴冲冲地走到场上，抓起一把谷子，放一粒到嘴里，一咬，格崩脆：“老周，今年可算是随了你的心愿啦！”

“舅舅！”姚梦田轻轻叫了一声，扛包而去。

白汉成抢着说：“往后，该象徐队长那样，让群众抓抓收

入了，要不，这一冬天，就白荒掉了。”徐振才乐呵呵地点着头。

周昌林：“这一冬，我还嫌它不够用哩。老徐，我正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咱们学大寨三战狼窝掌，下个狠心，根治小凉河怎么样？”徐振才吃了一惊：“什么？根治小凉河？”他情不自禁地朝小凉河那边望去。

小凉河，满河的水，拥挤着，推撞着，奔入狭窄的弯道。

周昌林指点着小凉河：“你看，小凉河在咱们这儿打个弯，卡住了上游的流量，多少年来一直是咱们两个队的祸害。如果把小凉河这个弯道拉直加宽了，先不说咱们两个队的产量可以大翻大跳，就是下游好几个公社的几万亩水田都能自流灌溉，种上双季稻，那对国家的贡献该有多大啊！”

白汉成见此情况，干笑两声：“嘿嘿，好主意，好主意！”

徐振才白了白汉成一眼，然后对周昌林轻轻一笑，说：“太平一点吧，我的‘火烧心’同志，这几年你们队总算把穷队的帽子摔掉了。往后路该怎么走，步子该往哪儿迈，你要有兴趣，到我队里走走，看看，我给你竹筒倒豆子。”他未等对方回话，一把拖住周昌林走出画面。

对河，九队大圩塘边。徐振才领着周昌林走了过来。只见一批男女社员，把塘边上的泥挖掉，挑了去垫小凉河河堤。塘边上一块麦田被挖小了。

九队社员纷纷和周昌林打招呼。

阮富刚凑上来：“徐队长，今年鱼塘一扩大，少说也要多起三、五千斤。”

徐振才兴致勃勃地：“怕不止吧。”他笑吟吟地：“起了鱼，家家户户多分几斤，要吃的吃，愿卖的卖，不填肚皮就填口袋……哈哈，嘿嘿！”

一社员：“这是个好主意，徐队长！”

徐振才得意地望望周昌林，见周昌林沉思不语，忙又解释说：“怎么样？嘿嘿，一块粮田多说也只能收入百把块，可是一变成鱼塘，少说也能赚它一千出头。这学问啊！你再来看看，走！”

徐振才家门口。周昌林和徐振才站住了。

徐振才指着大门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忆往昔三战两涉夺高产”，下联是：“看今朝小凉河畔副业兴”。门头上一张横批：“全面发展”。

徐振才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又笑眯眯地问周昌林：“怎么样，对你可有点启发？”

周昌林诚恳地劝说：“老徐，挖掉粮田，扩大鱼塘，这是要生铁砸了锅啊！”

徐振才不以为然地：“喂，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学问就在这儿，走！”他得意地跨出院子。

周昌林看着对联，沉思着，然后转身朝二队大步走去。

周昌林走去。白汉成不知从哪儿又凑了过来。徐振才无可奈何地朝白汉成摊了摊双手。

白汉成诡秘地摇摇头道：“‘火烧心’要根治小凉河，你可要拿稳主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不是狂热了一阵子，顶了县里？结果呢，还不是被撤了职。当时要不是你徐队长转得快，也少不了挨板子。再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好多年，也该过过太平日子……”

徐振才叹了口气说：“没法子啊！‘火烧心’的犟劲一上来，八条水牛也扭不回他的头！”

四

一只大手正在飞转地磨着砚台里的墨汁。周昌林正在石桌边磨墨。靠桌坐着张二全，他咬着笔杆，搔首弄耳。

这是周昌林家门口，可见里屋墙上贴着大队地图、公社地图和中国地图。正中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玉华背着挎包走了过来。

“我肚里的一点墨水，全倒出来了。”张二全一副为难的样子。

周昌林：“我不要你搬弄文才，实打实，上联就写，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张二全：“那下联呢？”

周昌林：“下联写：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张二全一拍脑袋：“噢，我懂了。”

他提起笔，把这两句话，分别写在两条大红纸上，写得

工工整整。

周昌林看着，赞扬地：“大字报写得 多，把字也练出来了。”

王秀英端着浆糊从屋里出来，见李玉华走来，忙笑道：“喂，支部书记来啦！”

“玉华！”周昌林高兴地迎上去。

李玉华：“老周，县委通知马上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你准备一下。”

周昌林：“好啊！”

李玉华：“你们打了翻身仗，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周昌林拉着李玉华看门对子：“来，你看看。”

李玉华低声念着门对子。

王秀英：“玉华，你看看，这不过年，不过节，换什么门对子！”

周昌林笑笑：“不过年，不过节，可我们队里这形势，又到了一个关节头上啦！”

王秀英：“关节头上？”

周昌林：“丰收了，今后路该怎么走？……”

这时，张二全抬起头来：“哎，横批写什么？”

周昌林果断有力地：“横批不换。”

门框上横批：“继续革命”

周昌林看着横批，坚定地：“继续革命！”

五

“继续革命，这个题目出得好！”县委张书记宏亮的声音刚说完，会场上爆发出哗哗一阵热烈的掌声。

县委礼堂，挤满了人。台前红布横幅上一溜大字：“乘四届人大的东风，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讲台上，张书记继续说：“在四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下，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往后该怎么办？”

张书记的话引起了会场上的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

讲台上的张书记：“周昌林，你来给大家讲讲你的体会啊！”

周昌林在一阵热烈掌声的催促下，站到台上，声音宏亮地：“学了几年大寨，粮食超了双纲，有些同志开心地说：这穷队的帽子是摔到小凉河里，顺水淌跑了……”

台下，人们情绪活跃。

周昌林：“还有人说：学大寨一天到晚干，搞文化大革命一天到晚斗，四届人大开了，往后该过过太平日子了！”

台上，县委书记注意地听着，夏副主任微皱着眉，听着。

周昌林：“今后，路该怎么走，脚步该朝哪里迈？依我们看哪，胜利面前不歇步，征途路上不下鞍！要沿着毛主席制定的路线，一门心思朝前干，干社会主义；一门心思朝前奔，奔共产主义！照这个意思，我们编了两句：学大寨，是学了

还要学，搞革命，是斗了还要斗啊！”

台上，夏副主任很不自在的听着，他点上一枝烟，愤然离去。张书记看夏副主任离去，若有所思。

台下，徐振才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他不以为然地对邻座说：“离题了，离题了。”

邻座那位同志被周昌林的发言吸引了，没有答理他。

紧接着，老张同志带头鼓起掌来，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徐振才听见四周的掌声，有些茫茫然。

老张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昌林同志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快九个年头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要斗！学大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前头还有新的高峰，还要学，一句话，要继续革命！”

台下又是一阵哗哗的掌声。

老张一定神，发现周昌林已走到台口，忙叫住：“老周，你等一等，介绍经验可不能火烧心……，来，再给大家谈谈你们打翻身仗的故事。”

周昌林慌乱地摆摆手：“没什么了，……”人们都善意地笑了起来。

有一个小伙子跳起来：“老张，人家都喊老周是‘火烧心’，就请他谈谈这个外号的来历怎么样？”

整个会场轰地活跃起来，跟着就是一阵掌声。周昌林忙向座位上跑，早被那个提建议的小伙子等几个代表挡住了。

“我代老周说。”李玉华激动地站起来：“老周这个外号，有年代了！土地改革那阵子，老周早上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中午就找了几户贫下中农搭起了互助组，没多久又成立合作社，群众说，周昌林干社会主义，心里烧着一把火！就这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火烧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周心里那把火越烧越旺了，就拿这次打翻身仗来说吧，他，钉扒凿秃了两把，扁担挑断了三根，四把新锹，磨成了这样——”她举起一把铁锹。

七八寸的铁锹，磨得只剩下三四寸，锹口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发光。

“哎哟，真不简单！”群众议论着。铁锹从一个人的手里，又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我看看，”老张接过铁锹，他火热地：“老周，这把锹，我是不还给你了，把它送到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去。”他转向大伙儿：“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群众喊道。

周昌林站起来：“不，这把锹回炉重打，让它上小凉河立新功吧！”老张，根治小凉河的规划请县委快点批，这个冬天我们等着冒汗哩！”

老张一听，欣赏地大笑起来，他调转身子对坐在台上的几位常委诙谐地说：“你们看，‘火烧心’把火都烧到我们头上来了。”

会场上又是一阵热闹。

六

礼堂外的走廊里，徐振才和几个代表围着胖乎乎的夏副主任，听他指手划脚地讲着。

夏副主任：“县里学大寨，小凉河出了两个典型，周昌林是由穷到富的典型；而徐振才呢，是个富了又富的典型，不但粮食年年超纲要，近年来，狠抓了经济收入，创造了一个全面学大寨的新经验。老徐这个典型，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徐振才受宠若惊：“夏副主任，这可没有想到……”

夏副主任：“应该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搞，路线斗争胜利了，穷队都翻了身，周昌林这个由穷到富的典型就算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今后学大寨，就得照你们的经验走下去，向富了又富的方向发展！老徐，你真可以说得上是个‘不倒翁’呀！”他伸手拍拍徐振才的肩膀，慢步走去。

七

一个泥塑粉捏的不倒翁。

县百货公司玩具柜前，徐振才挤在一群儿童中，用手指撩拨着不倒翁。

不倒翁东摇西摆，惹起周围小顾客们一阵一阵欢笑。

徐振才越看越喜欢。

图书柜，陈列着马、恩、列和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著作。

周昌林买好图书、宣传画，离开柜台。

八

朝霞满天，小凉河映着朝霞，无限绚丽。

王秀英烧好早饭，端了一张板凳，朝门口一坐，手里纳着鞋底，两眼望着大路。

周昌林迎着五彩缤纷的朝霞，敞开心怀，精神抖擞，三脚两步走了过来，肩上两把铁锹，锹口被刚出山的太阳照得灼亮灼亮。

王秀英一见大路上的周昌林，转身进屋。

周昌林走过家门，把锹和书籍朝板凳边一放，拿着一卷宣传画，仍然沿着大路朝前头走去。

王秀英端着饭菜出来，不见周昌林进屋，赶到门外一看，只见到周昌林的背影，急忙喊道：“哎！大门在这儿呐！”

周昌林转过身来：“我有急事……”

王秀英把手一摆，笑道：“啊呀！学禹王爷治水啦，打家门口过，也不进来。”周昌林只是笑笑，仍大步流星地朝前奔去。

王秀英埋怨地：“不怪人家说你是个‘火烧心’！”

周昌林宽阔的背影渐渐远去，在他的面前，是一片绵延

不断的苍翠的槐林，槐林的上空，是五彩绚丽的朝霞。

田间大路。拖拉机训练班的姑娘们正叽叽喳喳愉快地围看江春梅学开拖拉机。江春梅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笑着，驾驶着。

“春梅，快下来，有新任务。”周昌林喊叫着，大步过来。

“大叔！你回来啦！”江春梅赶忙跳下拖拉机。

姑娘们交头接耳：“新任务？”

周昌林把手里的一卷画递给江春梅：“听说你在学校画画不错，把这个画在墙上，让社员们天天都看到它。”

江春梅接过画，打开一看，轻声念着：“小凉河远景规划图。”她看着，欣喜而又调皮地：“好！太好啦，大叔，你这块心病要开刀根治啦！”

周昌林点点头，也打趣地：“快了，县委一批准，准备好肩头磨破三层皮啊！”

江春梅活泼地：“磨三十层，我才高兴呢！”说完，又跳上了拖拉机。

九

在两棵连根的怪树下，白汉成、阮富刚坐在盘根错节之中。

阮富刚：“这次赶县城，可见到夏副主任？”

白汉成：“当然见到了，表姐夫还请我喝了两盅呢！”

阮富刚：“他有没有给你刮点精神，听说周昌林这回在县里出足了风头。”

白汉成：“你们徐队长也得了表扬！”他掏出一包香烟，递了一根给阮富刚：“上次鱼苗的买卖，我给找的客户不错吧？”

阮富刚嘴一撇：“你也没有白辛苦。”

白汉成淡淡地：“我不就捞了一双鞋！”

阮富刚轻声地：“二队鱼塘也兴起来了，你没去……”他伸出五只手指，做成捞一把的样子。

“‘火烧心’可不象‘不倒翁’。”白汉成悻悻地。

阮富刚抓抓头皮：“这件事我就闹不清，两个人明明是针尖子对麦芒，怎么都在喊学大寨？”

白汉成：“你当然闹不清楚，我表姐夫讲了，周昌林的干法叫做生于乱世，有命不长。徐振才的干法是既合情理，又得人心。哎！得想个办法叫二队跟你们九队走。”

姚梦田的新屋。白汉成摇摇幌幌在姚梦田的屋前屋后打量着，阮富刚从另一头转出来。姚梦田拿着木料从屋里出来，诧异地：“大会计！”

白汉成屋前屋后转完了一圈，站在姚梦田面前，大姆指一翘：“好！房基好，式样好，还有新屋里一对新人配得好。”

姚梦田忍不住笑了起来：“咳，你倒编成顺口溜了。”

白汉成舌头一转：“就是一样不好。”

姚梦田忙问：“哪一样？”

白汉成：“春梅她看得上你这个人，就怕看不上这泥土墙墩！”他摇头叹息一番，又说：“咳，年青人你发个狠，再挣个千儿八百的，砌个砖墙，一色水清，四角见方多好。”

姚梦田：“我舅舅倒也这么说。”

阮富刚插进来说：“那你怎么不听他的？”

姚梦田：“可我妈说，这房子比他们老一辈不知强了多少。”

白汉成不以为然地：“那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时代？”

阮富刚帮着腔：“有道理！”

白汉成又进逼一步：“这也是对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态度问题啊！”姚梦田心动了，他欲言又止。白汉成看出姚梦田已经动心，又说：“我倒有个主意。”姚梦田还未开口，阮富刚忙接上：“年青人要的就是主意，快说。”

白汉成指着阮富刚说：“他们九队出去做瓦木匠活的人不少，你出去跟人家搭搭。”

阮富刚：“对！一来学手艺，二来挣几个钱，砌堵砖墙，快当得很。”

白汉成：“今年砌堵砖墙，明年扩大点宅基，后年再搞它一圈院墙，这叫‘墙里果木墙头瓜，小日子赛过一枝花’，哈哈哈哈哈！”他得意忘形地笑了起来。

在白汉成、阮富刚的左右夹攻下，姚梦田上钩了，他嚅嚅地：“马上要根治小凉河，就怕周大叔不同意。”阮富刚一拍大腿：“不假，‘火烧心’这个关可难过哩！”

白汉成又嗨嗨二声：“人家徐队长就比‘火烧心’有心

计。眼下，把队里的粮仓装满，不算先进，要把社员的口袋塞满，才算本事哩！九队的做法，嘿，跟上头合上拍子了！”

十

“富了又富”的横批。徐振才兴冲冲贴好横批，又仔细地把它展平。

十一

周昌林、李玉华在田里拔完草，跨上大路，边走边说。

李玉华：“小凉河弯弓一拉直，要填了九队的鱼塘；河道一加宽，要盖了你们几十亩高产田，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抓紧啊！”

周昌林：“根治小凉河，眼前二队、九队是要受点损失，但从长远、从全局来看，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把道理跟大家讲清了，群众会支持的。”

李玉华忧虑地：“听志芳说，老徐抽调了不少劳力去做工，还把门上的横批换成‘富了又富’，他这样下去，真教人耽心！”

周昌林：“这次我在县里，听人反映阮富刚把鱼苗挑到外县去卖高价！”

李玉华：“哦？我们去看看。”

两人说着走去。

“突突！突突！”一阵手扶拖拉机的响声。

余志芳正开着手扶拖拉机，把大块的泥垡头耙细。

九队的麦田，坎坷不平。

周昌林、李玉华路过，跨下麦田。

“玉华姐！”余志芳停车，跳下拖拉机。

周昌林、李玉华察看九队的麦田，不由得双眉紧皱。周昌林沉重地：“看来，老徐的心，不在田上啦！”

李玉华对走过来的余志芳说：“志芳，田搞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副队长，要抓住这些事，发动大伙分析分析。”余志芳不无几分情绪地：“早分析过啦！根子就在徐大叔身上。他呀！开口经济收入，闭口富了又富，真没办法。”

李玉华：“叫徐大叔到二队看看去，他们走的路子，跟你们不一样。”

余志芳：“好，我找他去！”她跳上拖拉机，突突地开去。

李玉华感触地：“鱼塘一个劲地扩大，劳力一个又一个的向外拉，看来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缠上老徐了。”

周昌林：“是呀！鱼塘叫阮富刚管着，白汉成又经常在后面煽扇子，老徐被人包围了。”

十二

徐振才家里。白汉成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个不倒翁。

“哈——哈——”徐振才看着不倒翁，得意洋洋地笑着。

白汉成笑嘻嘻地：“听说你在县里得了这个美号，我碰巧在店里见到了，送给你，也算个纪念。”

徐振才笑笑，没有作声。

白汉成：“听我表姐夫讲，文化大革命这几年，上下都存在着一种倾向，只抓革命，不促生产。象徐队长这样一个没有片面性的先进典型，全县还找不出第二个。”

徐振才内心喜洋洋，但口头上还说：“过奖了，过奖了，昌林他们二队也搞得不丑。”

白汉成：“周昌林的那种搞法，是只行初一，不过十五。你知道吗？他要治小凉河的事，县里也有不同意见。”

徐振才认真地问道：“真的？”

白汉成：“文化大革命都搞了好多年了，现在该太平平平抓抓生产，让大伙儿喘喘气啦！”

徐振才听了，不大同意白汉成的话：“哎，你这个说法可不够正确。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我们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嘛，喘口气的思想，不对头。”他停了停又说：“我看还是夏副主任说得对，要朝富了又富的方向努力。”

白汉成煽动地：“有道理。你看问题就是比较全面。不过这富了又富，在咱们二队……你外甥要办喜事，想把泥墙换砖墙，还直发愁呀！”

徐振才：“梦田这事……嗨！你这个副业组会计门路粗，帮他出去做几天工……”

白汉成忙说：“我这头倒没问题，就是‘火烧心’呀……”

徐振才不以为然地：“梦田这是个特殊情况，我碰到昌

林跟他打个招呼。”

白汉成：“好，那我就去办。”说完走了。

徐振才一人，坐在那儿欣赏不倒翁。

张玉兰走进来，看看这个泥塑的小老头儿，见他对人笑嘻嘻，也觉得有趣。

徐振才：“玉兰，你来看，就是倒不了！”他把不倒翁的头往下按，手一放，它又起来了。

“他送的？”张玉兰拿起不倒翁。

徐振才：“人家尊我是个‘不倒翁’呢！”他不无几分得意。

张玉兰一惊：“哦！把你比作个泥捏的小老头？”

徐振才：“这叫形象化。”

两口子正说着，余志芳一阵风跑了进来：“大叔！大婶！”

张玉兰把不倒翁拿到她跟前：“你看，白汉成送他这个，还说就是你大叔哩。”

余志芳拿过不倒翁，她看看不倒翁，又看看徐振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徐振才一板正经地：“笑什么？你跟大叔学着点，将来就是小‘不倒翁’。”

余志芳：“我才不干哩！”她放下不倒翁，解去草帽：“大叔，我们队里的人心越来越散，请假的请假，外出的外出。”一提起队里的情况，余志芳心里来火，喉咙也粗了。

张玉兰同感地：“就是呀！在地里干活的，没几个人了！”

余志芳：“你去看看人家二队，他们干得热火朝天，到处透出一股气来。”

徐振才：“气？什么气？”

余志芳：“继续革命的志气，敢想敢干的锐气，一心一意奔社会主义的正气。”

“啊，二队有这么大气？”徐振才笑了起来，胸有成竹地：“志芳，你现在大小是个副队长了，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领导可不能有片面性啊！”

余志芳怀疑地：“片面性？”

徐振才：“对罗！二队，是由穷到富的典型。我们呢，是富了又富的典型。你周大叔是在急起直追地追我们，你不要把前头后头弄颠倒了。”

余志芳：“可玉华姐跟我们讲了多少次，要我们好好向周大叔学习，你不要把道路、方向弄反了。”

徐振才：“党支部是给我们敲敲警钟，这是领导艺术，懂吗？”

“我不懂！”余志芳接着说：“哎哟，你去看看嘛。”

徐振才宽宏地：“好，好，我看看去。”

十 三

徐振才走出家门口，老远就听到对河传来的歌声、号子声。他走上鱼塘堤埂，见堤下塘沟边，阮富刚裤腿高卷，一

手拿着虾罾，腰里缚着虾篓在捕虾。

徐振才眉头一皱，批评他：“不去上工！搞这个上瘾了。”

阮富刚吞吞吐吐地：“今天歇一天……”

徐振才揭穿他：“专想捞外块。”接着他郑重其事地：“若是荒了队里的鱼塘，当心我敲你的头。”

“这你放心，荒不了。”阮富刚又指指扩大了的大圩塘：“这鱼塘是越发气派了。”

徐振才：“我贴上去一块好地，你得把损失抓回来。”他忽然想起卖鱼苗的事，便问：“这趟鱼苗有没有卖个好价？”

阮富刚看徐振才是随口问问，答道：“价钱不小，会计那儿有账，我跑了几十里路呢！”

徐振才点点头，转而又想听听阮富刚对二队的看法：“你看二队怎么样？”

阮富刚摸透徐振才的脾气，说：“瞎起劲。”说着，他赶忙俯身去捡起一块砖头，高高举起：“要是……”

徐振才打断他：“好啦，好啦。不要出丑了。”

阮富刚觉得没趣，扔了砖头，又讨好地说：“队长，队里队外的人都说，我们队的安排合情合理，得人心哪。看他们二队，整天把人长在田里……”

徐振才马上严肃地打断：“不要背后乱嘀咕人家……”

阮富刚吓了一跳，忙解释说：“我……我是说，我们队里的做法合上拍子了。”

徐振才：“合上什么拍子？”

阮富刚：“听人说，这会儿上头有个精神，光把队里的粮仓装满，不算先进，要把社员的口袋塞满，才算本事啦！”

徐振才听了乐得晕头转向，刚要往回走，想了想，又乐悠悠地向二队方向走去。

徐振才跨过大石桥。

二队的歌声、号子声更加响亮了。一派热烈劳动的景象。冷不防，张二全挑着担子冲上来，把他撞得跌跌踉踉。

徐振才稳住身：“愣小子，大叔差一点被你撞倒啦！”

张二全笑笑说：“人家不是喊你‘不倒翁’吗？”

徐振才也笑了起来：“要不是个‘不倒翁’，早就被你撞倒了。”

张二全调皮地：“大叔，我再撞你一下，看你倒不倒。”他摆好了架势。

“喂……喂……”徐振才赶忙让到一边去。

“哈……哈……”身后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徐振才一回头，周昌林已站在他身边，一身汗水，两腿泥浆，精神抖擞，满面红光。他手执新锹，显得格外威武。

徐振才不无几分佩服地：“谷子才进仓，麦子刚出苗，气也不喘一口，这水利又上马了。你这个‘火烧心’哪！”

周昌林笑笑：“我是想把队里的小水利收了尾巴，赶着治小凉河呀！”说着把手里的新锹递过去：“你看看这把锹。”

徐振才接过来看了看：“唔，是不丑。”

周昌林：“给你带的，快把铁匠炉子支起来，照样把锹整

治整治，准备上河工啊……”

徐振才淡淡地：“你真是有风就是雨。这小凉河要不要根治，还不一定呢。”

周昌林：“县委已经在讨论规划了……”

徐振才不以为然地：“县委要是批准了，我徐振才也不敢反潮流！”说完将手中的锹往后一剝，转身就走。

周昌林追上去：“喂，我还问你个事，你把鱼苗卖给了隔壁县里？”

徐振才：“有这事。”

“卖什么价？”周昌林紧接着问。

徐振才：“卖到外县路程远，算上跑腿工，高一点也不违反政策。”

周昌林：“只是高一点？”

徐振才不耐烦了：“两点三点又怎么样？我真佩服你，这些小事，也值得‘火烧心’？”

周昌林一针见血地：“我看哪，这件事，跟你那个口号有关联！”

徐振才：“口号？”

周昌林热切地：“老徐呀，咱们当干部的，可别忘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教育，干什么事都要讲讲路线，辨辨方向。副业生产是要发展，可要当心，别捡了几片鱼鳞，而丢了社会主义！你这个‘富了又富’的口号，我担心会把人的思想弄邪了！”

徐振才不服地：“你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这个口号，

合上头的拍子，邪不到哪里去！”说完，将手中的锹往地上一扎，扭转身子走了。

周昌林慢慢拔起地上的锹，难过地望着徐振才远去了。

十 四

李玉华顺着大树走过来。

“玉华阿姨！”周昌林的小女儿辉辉上去拉住李玉华的手。

“辉辉！”李玉华携着辉辉朝昌林家而来。

周昌林家前院子里。王秀英晾晒着从箱底取出来的周昌林的棉袄棉裤，拍拍，打打。

“秀英，老周呢？”李玉华领着辉辉走来。

“哦，玉华……”王秀英停下拍打：“不知哪儿去了！”

李玉华：“忙什么呀！”

王秀英：“趁晴天把她爹的棉衣给晒晒。”

李玉华也拿过棉衣，把里子翻过来，拿一把刷子刷着。

王秀英一边忙着，一边嘀咕：“你看，文化大革命头一年做的，还是崭新的。”

李玉华笑道：“今年冬天，老周还是穿不上它。”

王秀英：“怎么啦？”

李玉华：“根治小凉河的规划，县委批准了。”

王秀英：“啊，批准了？”

李玉华：“公社已经成立了指挥部，今年冬天不又得冒

大汗了?!”

王秀英拍巴掌：“对！对！今年这还得压箱底呐！”

李玉华帮王秀英把棉袄棉裤晾好，领着辉辉跨进堂屋，看到桌上的一卷纸，拿起来打开一看：“世界地图！”

王秀英跟着进屋，又嘀咕起来：“这个人哪！……都快成地图迷啦！”她指指墙上的大队地图：“你看，这是成立高级社的时候，请工作队同志画的。”又指指公社地图：“这还是大跃进那年，让你去描来的吧？”

李玉华点点头：“噢！”

王秀英：“文化大革命那年买了张全国地图，这会子，世界地图又买家来了。”

李玉华感触地：“三大洋、五大洲都跟你们这土屋连在一起了。老周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从小圈子里跳出来，眼光越看越远，心思越想越大。”

王秀英听支部书记这么评论丈夫，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还夸他哪！再看远、想大，这三间土屋可就装不下他的心了！”

李玉华此刻兴致勃勃：“来，我们给他挂起来。”

小辉辉听说赶忙搬过矮凳。李玉华、王秀英贴着世界地图。

王秀英：“玉华，治小凉河我也去啊！”

辉辉：“妈妈，妈妈，我也要去。”

李玉华高兴地：“喏，你们全家总动员了。”

周昌林从屋外进来。

“爸爸……”辉辉扑向周昌林。

周昌林拍拍孩子：“玉华在这儿！”

李玉华：“老周，根治小凉河的规划，县委批准了。”

周昌林兴奋地：“批准了？什么时候动工啊！”

李玉华：“县委要求我们封冻前就动手。”

周昌林兴致十足：“太好啦！我和老徐核计一下，我们两个队一鼓作气抢它几个晴天。”

李玉华点点头，她转为关切地：“明天我就要到县里集中，和老张一起去大寨学习。老徐他对根治小凉河还有保留，往后你要多帮助他。”

周昌林：“嗯！”

王秀英听了一愣：“玉华，你这是砌房子找了个箍桶匠，他能帮老徐什么？”

李玉华：“缺什么，就帮什么。支委会看中了老周身上有金钢钻，才让他揽这份磁器活。这个事，我们研究过了。”

周昌林正要答话，徐振才一步跨了进来，笑嘻嘻地：“你们在研究什么呢？”

王秀英脱口而出：“正在研究你。”

徐振才笑道：“哦，怪不得我耳朵发热。研究我什么？总不会是说坏话吧？啊？哈哈……”

李玉华：“正说你缺什么……”

徐振才一愣：“这个，就难说了。你要问我九队有什么，我一口气能报给你几十样，有良田百亩，有亩产一千六百多

斤的产量，钱有积累……”

李玉华打断他：“这么说，二队就帮不上你们罗？”

“帮我们？”徐振才不解地望望李玉华，再望望周昌林，他笑了起来：“哦，玉华，你这是领导艺术。对，这几年我们帮助老周是不够，我接受你的批评。”

李玉华见徐振才这么麻木，痛心大喊了一声：“老徐，你……”

“周大叔！图画好了。”江春梅兴奋地喊着，奔进来：“哦，你们都在这儿！”

徐振才：“什么图？”

江春梅大声答道：“小凉河远景规划图！”

镜头从《小凉河远景规划图》拉开，可以看见场头上，库房山墙前挤满了人，他们看着规划图，热烈地讨论着。

好一幅漂亮的建设规划图！宽阔笔直的小凉河贯通全图，河两岸田地成方，沟渠如网，一条条田间道路上，树木成行，一座座电力排灌站，一口口鱼塘、藕塘，一幢幢社员新村，一排排猪棚、鸡房……

众社员三言两语称赞着。

周昌林两眼发光，情不自禁地用粗壮的手，摸着图，激动地：“这是大伙儿多少年的心愿哪！”

“哼，都是你‘火烧心’烧出来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徐振才竟冷冷地冒出这样的话来。

喧哗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

徐振才讲完话，掉头要走。

周昌林：“怎么啦？老徐！”

徐振才气鼓鼓地：“弯弓拉直，你把我的鱼塘往哪儿搁？”

李玉华：“根治小凉河，你们九队二队都要受些损失，县里决定损失部分由国家补贴。”

“补贴，补贴，十补九贴……”徐振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计划，他扬着这张纸：“你们看看，能补贴我这个发展计划吗？”

周昌林接过认真地看看，然后抬起头，目光犀利地：“你这个发展计划，我看不应该补，应该拆！”

徐振才不服地：“应该拆？凭哪条？”

周昌林一字一句地：“这不是发展计划，是发财计划。”

徐振才愤怒地：“发财计划？你‘火烧心’吃了灯草灰，讲话没斤两。我这个发展计划，县里夏副主任也支持！”

十五

“对，我支持。”夏副主任这时来到了小凉河大队办公室，白汉成正在给他打小报告。

夏副主任继续说：“徐振才的发展计划，对我们很有用处，不能让周昌林把它弄倒了。”

白汉成发泄说：“这怕难保了，‘火烧心’这个人，别看他五八年就当干部了，走路、说话，跟那些造反派一个模样。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方向道路，动不动就搬教条，抓辫子、姐

夫！你在上头不知道，我们下面都不敢说话了……”

夏副主任恼火地：“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搞那一套，极左！这些年来，弄得我们这些人好苦！老婆下干校，儿子当农民，八月中秋，一家人都难团圆呀！过去，我在县里说一不二，现在呢？弄个主任还是个副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白汉成叹口气说：“只要让他们这些人掌权，就没有好馍给我们啃……”

“不！”夏副主任得意地：“今年夏季以来，风向转了，哈……哈……”

“噢？”白汉成还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连忙走到夏副主任身边。

夏副主任：“又要轮到我们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了，过去，是造反派吃得开，现在呢？喷鼻香的还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啊……”

白汉成：“对，对，搞革命嘛，还要靠你们这些有功之臣……”

夏副主任：“哈……，汉成，你去把周昌林叫来，这回呀，我倒要亲自摸摸他‘火烧心’的尾巴！”

白汉成略有担心地：“‘火烧心’，犟得很，摸他的尾巴，可要当心他头上的角！”

夏副主任满不在乎：“怕什么，还记得吗？十五年前，就在这儿，我把周昌林的职给撤了，今天，这个历史又要重演了！”

白汉成喜悦得无词可表，接连嗅了几声，并把手头的香烟掐灭，往耳朵上一夹，匆匆出门。

十六

田间小路。白汉成狗颠似地骑自行车朝二队而来。姚梦田看见白汉成，便跑过小石桥，追上去。

姚梦田：“老白，砖头弄到没有？”

“啊！梦田。”白汉成忙停车：“弄到了。”

姚梦田连声道谢，然后又转愁：“哦，这钱我……”

白汉成：“钱，我已先给垫上了。”

姚梦田欲言，还未开口。

白汉成拦住他：“过几天你出去做几个工还我就是了。”

“出去……”姚梦田为难地：“小凉河就要动工了，我……”

白汉成：“瞧你愁得象个林黛玉似的，小凉河不治了！”

姚梦田吃惊地：“不治了？”

白汉成：“谁骗你，夏副主任正坐在大队里，叫我去叫周昌林，这回呀，嗨嗨……”他跨上自行车又狗颠似地匆匆而去。

姚梦田思绪缭乱地望着白汉成的背影。

“梦田——”江春梅过来，把手中的农具递给他，没好气地：“你们又在叨咕什么事？”

姚梦田吞吞吐吐地：“春梅，我想日期……日期推迟

吧！”

江春梅：“什么日期？”她已经警觉到什么了。

姚梦田羞妮地：“我俩的那个日期呗！”

江春梅：“那好，小凉河就要开工了。”

姚梦田忙着解释：“我是说，让你住泥墙房子，我心里不安……”

江春梅停步：“你怎么这样想，我看还是听周大叔的话，把心思用在治河上头吧！”

姚梦田：“哎呀！你还是老皇历，小凉河不治啦！”

“哦！”江春梅一惊：“谁说的？”……

江春梅赶到工地上，把这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张二全、姚妈妈……。

十七

大队办公室。镜头从一个方步拉开，我们才见到这原来是夏副主任。

夏副主任：“听说根治小凉河，涉及到两个队的利益，既然意见不统一，我看就暂缓施工吧。”

徐振才从内心得意，连忙向夏副主任点点头。

周昌林吃惊地望着夏副主任，他正要想说什么，却被夏副主任止住。

夏副主任：“你有不同意见，我听说了。不过，你要看

到，现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的生活搞搞好，这是上头精神，老徐搞的那个‘富了又富’的发展计划，你不应该批判它嘛！”

周昌林：“夏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生产连续丰收，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今年再把小凉河根治了，就能更上一层楼啊！老徐的那个‘富了又富’的发展计划，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实质上是个发财计划，领导上不应该支持。”

夏副主任奸笑几声：“发财计划？哈哈……就算是发财计划，又怎么样呢？现在吃的是集体所有制的饭，发了财，一进不了私人腰包，二跑不到外国去，走集体发财的道路，我看不违反新宪法！”

周昌林严肃而又耐心地：“新宪法是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如果大家都一门心思去发财，那，资本主义不就要跑到我们中国来了吗？夏副主任，我们不能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呀！”

夏副主任有些火了：“你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从文化大革命斗到现在，还斗得不够吗？我问你，这阶级斗争能当饭吃？阶级斗争能当衣穿吗？”

周昌林针锋相对地：“照你这么说，难道只有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才能有饭吃，才能有衣穿？”

夏副主任原形毕露：“这个帽子你们给我戴了十来年了，压不倒我！即使到了那一步，我看也比现在强！”

周昌林厉声责问：“请问，现在怎么样了？”

夏副主任咬牙切齿：“现在是积重难返！”

周昌林十分气愤地：“这话是你说的？”

夏副主任趾高气扬地：“是中央，我也有同感。”

周昌林毫不畏惧：“中央？中央什么人说的？”

夏副主任：“怎么，你‘火烧心’还要怀疑中央吗？”

周昌林力张真理：“中央也会出修正主义！积重难返这种话，我相信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的！”

夏副主任有恃无恐、盛气凌人地走到周昌林面前：“请问，邓副主席也不能代表中央吗？”

周昌林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说那些诬蔑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不能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现在我明白了，你夏副主任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夏副主任：“你明白了就好。这些年来，高调唱得多，实际干得少，谁抓生产就挨批，这种风气再不扭，就要亡党亡国！告诉你吧，现在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要把各门工作都扭到以三项指示为纲的轨道上来，谁反对，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干部的撤职下放……”

夏副主任一番话，使周昌林大为震惊，他按住内心的愤怒，紧紧地盯住眼前的夏副主任……

周昌林的心声：“这话好熟悉啊，在六〇年他就……”

眼前的夏副主任，慢慢地变成了当年的夏县长。镜头从夏县长身上拉开，也是在今天的屋子里，坐满了群众，夏县长在侃侃而谈。他的旁边坐着白汉成，对面，周昌林镇静地坐着，紧挨着周昌林的徐振才瞪着两只大眼认真地听着。

夏县长：“前几年，大跃进，头脑发热，狂热蛮干，结果呢？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这种局面再不扭，就要亡党亡国。现在，我告诉大家，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分田到人，包产到户……”

周昌林呼地站了起来，打断夏县长的话：“夏县长，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人民公社不就散了，这跟过去单干有什么两样嘛！”

夏县长略一愣又说：“两样也好，三样也好，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好样的。单干也比饿着肚皮好！”

周昌林：“夏县长，你是党的干部，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

夏县长有恃无恐地：“嘿，这话怎么了？比我更大的干部也是这么说的。‘管它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听，人家说得比我还透彻吧！”

周昌林厉声责问：“这话是谁说的？”

夏县长神气活现：“总书记邓小平！”

全场沉默。

夏县长继续说：“对于中央的新措施，谁反对，是党员的，开除！是干部的，撤职！”

周昌林猛一回身，两眼射出愤怒的目光，紧紧盯着杀气腾腾的夏县长，顷刻又变成了周昌林眼前的夏副主任。

周昌林：“夏县长……你……”

夏副主任一惊，忙说：“周昌林同志，我现在是县革命委

员会的副主任,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

周昌林:“我这样称呼你,是想提醒你一下,不要忘了当年,你夏县长亲自到我们小凉河来,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

徐振才在一旁听到周昌林揭夏副主任老底,忙上前打断:“老周,领导上这点错误,已作过深刻的检讨,夏副主任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后决不反悔,至今我想起来都感动,过去那些事,你还提它干什么?”

夏副主任阴阴地嘿了几声:“提提很有必要,过去那些事究竟怎么看,现在还难说。不过,我也想提醒你一下,当时,你周昌林不顾困难时期,一味要根治小凉河,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个教训也不应忘记噢!”

周昌林斩钉截铁地:“过去正因为我们热得不够,根治小凉河的计划才被你们扼杀了!这个教训我们要记它一辈子。”

夏副主任从鼻子里喷出一股怨气来:“哼!”

徐振才见双方动了气,马上站到双方的中间,拉住周昌林:“昌林,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周昌林摆脱掉徐振才的阻拦,走到夏副主任跟前:“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批判你走资派的错误,至今你肚里还有股怨气,现在,你又想把这股气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上,出在革命群众的头上,这是很危险的!”

夏副主任折转身来,火气更大:“危险,什么危险?大不了第二次再打倒。说我肚里有气,不假,三八年我就参加了

革命，打老蒋，我淌过血；搞土改，我流过汗；你们不念我的功劳，也该念我的苦劳；不念我的苦劳，还有疲劳吧！说我是个走资派，凭那条？”

周昌林：“解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大门朝哪里开，你搞清楚了没有？这些年来，你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凭这一条，群众批判你就不冤枉！”

夏副主任：“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你听着，我祖宗三代是雇农，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资本家；我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到地主家里去吃去喝……”

周昌林紧接着说：“可你的心，却是向着他们那个阶级的！拆贫下中农搭起的互助组，有你的份吧？砍农业合作社，你参加了吧？骂人民公社，账上也有你的名字吧？对文化大革命，你是疯狂的反对，恶毒的咒骂，对革命造反派，你是残酷的打击、无情的镇压，你这样干，不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什么？说你是个走资派，我看没多称你的斤两！现在，你工作不久，就要翻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群众第二次打倒你，也还不冤枉！”

夏副主任气急败坏：“好吧，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六〇年你周昌林被打倒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姓夏的也被打倒一次，现在究竟是你第二次打倒我，还是我第二次打倒你，咱们走着瞧。不过，我有一句话提醒你们这些反潮流的人，现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什么人！”说罢急步离开大队办公室。

徐振才一惊，急忙追出几步，见夏副主任已走远了，他

停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折转身来，走到周昌林面前，大声埋怨：“反潮流，反潮流，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咱们小八腊子生产队长，犯得着吗？”说完走去。

一阵霹雷，震得办公室的玻璃窗沙沙作响。

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办公室的玻璃窗被吹开，风裹着雨，刮进了屋里，吹起了桌上的纸张，四处飘飞。然而，我们此刻也看到门外一棵大松树，仍挺拔从容。

周昌林的目光从大松树上收回，只见他头一昂，毅然走出大队办公室……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周昌林昂首挺胸，在风雨中挺进。

十 八

雷电在驰鸣，风雨在继续。小凉河，此刻浊浪翻滚在泥泞的河堤上，周昌林步伐坚定地向前迅走……

暴风雨袭击着河堤旁的柳树，细长的柳枝条在风暴中飞舞……

暴风雨袭击着河堤旁的青松，雨猛风狂松更挺……

二队的水利工地，几十个男女社员手中紧握着劳动工具，一个个似擎天柱，十二级台风也休想动他们一根毫毛。

又是一个劈雷和闪电，英雄们发现周昌林昂首顶风冒雨而来，不约而同地丢下了手中的工具，挪动了双脚……

周昌林向社员们迅速跑来的镜头……

坚实的脚步……

社员们向周昌林迅速跑去的镜头……

坚实的脚步……

两向镜头交替出现，一个比一个更短，一个更比一个快，仿佛是英雄们的的心脏由于无比激动的原因而越来越激烈地跳动……

一个远景镜头，周昌林和社员们终于快要汇集到一起了，但是咫尺之内，双方都站住了。

镜头跳近，我们看到，人们激动的面孔，洒满了水珠，谁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珠，人们激动得连嘴唇都抖动起来了，但是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此时，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英雄和群众之间心心相印的无产阶级顶风斗雨的战斗感情。

一个无比感人的镜头出现了——几十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一齐向周昌林伸来……

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周昌林，这时，两眼流下了滚滚热泪，他猛地抓住一双粗壮的手，紧紧地握着……

镜头推至握手的大特写。

一双手伸进了画面。又是一双手伸进了画面。一双又一双的手伸进了画面。

一个握手。又是一个握手。

一个又一个的握手。镜头跟着周昌林的握手作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调动。

握手的镜头自然调度到一个石碓的旁边，几十只手一起抓起石碓辫子，……

镜头随着石碓的飞起而拉开，顿时，号子声大作，雄壮豪迈。

周昌林和群众起碓的动作……

众人步伐一致的前进的脚步……

大石碓奋腾空抛起的画面……

石碓奋稳稳插下的特写画面，奋声雄厚，泥浆飞溅。

英雄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的写照和多姿多态的打夯画面接踵而来……

风雨过，彩虹艳，

霞似火，阳如血。

十九

夕阳化作一盏明灯。

灯下，周昌林专心致意地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桌上一头摆着两碗菜：一碗是河鲫鱼，一碗是大葱炒鸡蛋。

王秀英放下缝补着的衣服，走过来看看周昌林，摸摸菜碗，叹了口气，又把菜端进去，放到锅里热着。

周昌林在学习中似有所领悟。

王秀英热好饭菜，端着出来，已不见灯下的周昌林。她

想了想，笑了，随手拿下挂在门口的竹篮子……

二十

夜，徐振才家。

堂屋里没有人。桌上台钟前，摆着那个不倒翁，墙上有一张图表：“小凉河九队历年稳产高产记录”，十二个字，一笔一划，又粗又大，十分显眼。但是，表示产量的箭头，却平平地躺在那里。

周昌林放下手中的锹，看着这张图表。

“好啊！来了也不吭一声。”张玉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走进屋来。

徐振才跟着也走进堂屋，笑呵呵地：“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今天你顶了夏副主任，我在一旁这脊梁骨里直冒汗。”

这时，王秀英拎着饭篮匆匆进屋：“我就知道他在这儿，他饭也没吃。”

张玉兰：“哎哟，你怎么也不说呢，我家还没饭哪，你还给他送来。”

徐振才拿来筷子，看看菜碗里的鲫鱼说：“秀英啊，你的工作算是做到家了，连鱼刺都剔干净了。”

王秀英笑笑：“他呀！连吃鱼都怕耽误时间呢！”在一片笑声中，张玉兰拉着王秀英进里屋。

周昌林吃着饭，端着碗，走向稳产高产图：“这几个字，怎么象柳树棍子摆起来的？”徐振才见周昌林对他的图发生

兴趣,可来劲了:“别看这几个字,说起来还反映我一段思想哩!”他兴致勃勃地:“起先想把‘小凉河九队’这五个字写得显眼些,后来一想,该描得粗大的,是‘稳产高产’,过了一阵,不对,‘历年’两字也很重要,就把这两字也加粗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周昌林诚挚地:“老徐啊,前几年你学大寨,是作出了一些成绩,可如今呢?”

“如今——”徐振才顺手把桌上的不倒翁一按,不倒翁摇摆一下,又直了起来,他脱口而出:“如今还是个‘不倒翁’。”

里屋,王秀英帮着张玉兰在铺棉花,听到外屋的话——
张玉兰:“秀英,有人说你振才大哥是个‘不倒翁’,你说,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王秀英:“我看是坏话!”

张玉兰:“怎么?”

王秀英:“昌林也这么说,振才那个‘不倒翁’,推推前后摇晃,好象是倒不了,可它就是迈不开步啊!”

“倒不了就不简单!”外屋,徐振才气鼓鼓地。

周昌林指着桌上的不倒翁说:“老徐,千万不要迷信这个‘不倒翁’,这阵子,你的路子走得不正呀!为了扩大鱼塘,你不惜挖掉粮田,为了多赚几个钱,你抽掉劳力去做工,这样下去,不倒是不可能的!”

徐振才急得冒汗:“唉呀,我这个‘不倒翁’,怎么处处碰上你这个‘火烧心’啊!”

周昌林：“不‘火烧心’不行啊，如今这形势，快马三鞭还嫌慢！文化大革命都快九年了，小凉河在我们手里不根治，咱们对不起毛主席啊！”

里屋，张玉兰、王秀英静听着外屋两人的谈心。

外屋，徐振才走动着，两人沉默不语。

半晌，徐振才又说：“县委张书记不在家，人家夏副主任也是好心，你何必那么认真。”

周昌林：“他的好心，我们十五年前就领教过了。说透了，他就是叫我们走回头路！”

徐振才：“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关心群众生活。”

周昌林：“那我问你，小凉河要是根治了，我们县就有上万亩土地可以成倍增产，他为什么不支持呢？”

徐振才无言可答，周昌林继续启发教育徐振才：“老徐，真正关心群众生活，首关紧要的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资本主义复辟，不让群众吃二遍苦。今天夏副主任说的那些话，我看没有一句不走调，我们可不能糊里糊涂跟着跑！”

徐振才沉思片刻：“这么说，小凉河你是治定的了？”

周昌林坚定地：“这不，我给你送锹来了！”一把崭新的锹送到徐振才的面前。

徐振才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把锹接住了。

二十一

夏副主任家，座落在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屋内摆设虽不奢华，但是几件古色古香的东西却反映了屋主人的恋旧心情。摇椅上，夏副主任正在听白汉成汇报小凉河的情况。

白汉成：“就这样，徐振才让‘火烧心’一烧，就软下来了，明天一早，小凉河就破土开工！‘不倒翁’，倒了！”

夏副主任吃惊地站了起来，在屋内转了两圈，停步在白汉成面前：“‘不倒翁’不能倒，这个典型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就可以把群众从周昌林那儿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整下去。你马上赶回去，叫徐振才顶住。”

白汉成担心地：“就怕徐振才顶不住啊！”

夏副主任：“你把话跟他讲透彻一点，九队的干法，合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拍子了，现在是我们在台上，他大胆地跟周昌林干，没关系！”

“唔。”白汉成胆壮了一些，站起来要走，被夏副主任叫住了。

夏副主任得意忘形：“汉成，你也要敢字当头，放手去跟周昌林他们干。今天，我在省里的一个老上级又给我通了个气，形势发展得很快呀，下次你来，就到县委第一书记办公室找我，啊……”

白汉成惊喜若狂：“哎呀，做梦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今天呀！”

两个黑影剪贴在夏副主任的窗纸上。

二十二

锹！齐刷刷。张二全、江春梅和几十号壮劳力，扛着亮闪闪的大锹！

“出工罗！”“出工罗！”

鸡叫头遍，小凉河北岸已经沸腾起来，二队治河大军，在周昌林带领下，开上了战场。

男男女女，齐齐整整，除了扛锹的之外，又分成几股：一股，挑着硬实的泥箕担子；一股，推着灵巧轻便的车子；再一股，抬着石碾，每人手上拿着一根麻绳编的碾辘子……他们小凉河北岸，沿着堤埂，摆开了阵势。

队伍里，王秀英和一群中年妇女精神抖擞。

河南岸的九队，静悄悄的，还没有动静。

张二全兴高彩烈地：“哎，二队的社员们，我们也打打号子，给九队他们醒醒瞌睡。”

队伍中有人笑了起来。

周昌林拦住他：“二全，不要胡来。”

张二全气鼓鼓地：“弯弓裁直的担子，是担在我们两个队的肩膀上，他们不来，这不就窝工啦！”

社员们也纷纷议论：“真是懒牛上场尿屎多……”“又变

卦了，这怎么办？”

周昌林：“大家先等等，我去九队看看。”他顺堤而去。

河南岸，余志芳提着锹沿堤走来，只见阮富刚全神贯注地用虾罾在捕虾。

余志芳看到阮富刚那个样子，怒火中烧，她朝阮富刚处奔去。

“阮大叔！”余志芳重重地喊。

阮富刚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哎呀，我的小姑娘，你把我的虾都吓跑了。”他爬上岸来。

余志芳气鼓鼓地：“小凉河开工了，你还忙这些？”

“开工？哼！——”阮富刚满不在意地打鼻孔里哼了一声，就忙着在地上寻砖头，找来找去找不到，只找到一团泥巴，他摆开要摔的架势，说：“小凉河要能根治，这块，这块……”他看着手里捏的这块东西，不知该说是砖头，还是泥巴。

余志芳瞧着他那付模样，反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你摔的砖头，永生永世也漂不起来，等我们挖河的时候，我代你一块一块捡起来，留着作纪念。”

阮富刚一听，也泄气了，他把泥巴团子往地上一扔：“副队长，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一治河，就把我们队长的聚宝盆给砸啦！……”

余志芳听出话里有话，问他：“什么聚宝盆？”

阮富刚：“还有摇钱树呢！”

余志芳一时摸不着头脑：“什么，你说得清楚点。”

阮富刚：“我没得闲，你自己捉摸去。”

他摇摇摆摆走了。

小凉河里，离弯道较远的地方，一条水泥船停在九队的堤边，七、八个社员已经坐在船上，身旁堆着木匠家伙，还有泥桶、瓦刀。

徐振才站在堤坡上，对他们说：“这次出去做工，抓点现金收入，可要注意政策……”

船上一社员：“徐队长，小凉河就要动工了，怎么还要出去？”

徐振才：“鱼塘保不住了，派你们出去也是为了增加集体收入嘛。去吧，去吧！”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水泥船开远了，徐振才离了堤埂，走去。

一张大鱼网，挂在青竹梢头。

徐振才织补着鱼网，白汉成隔着鱼网跟他谈话。

白汉成挑逗地：“老徐，鱼塘今年可又是一笔好买卖呀！”

徐振才烦躁地：“别提了，队里开会作了决定。唉！小凉河一动工，连几条鱼也不得安神。”

白汉成火上加油地：“可不，到嘴的肥肉让老鹰给叼走了。这个大圩塘，明明是你一块心头肉，为什么‘火烧心’老朝你这儿戳？”

徐振才辩解地：“也不能这么说，老周根治小凉河，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嘛！”

白汉成指指对河，冷冷地：“人家的生产是发展了，你呢？得赔上这个大鱼塘！照理说，你们也是多年深交，可有些事，我看了也咽不下去……”

徐振才不语。

白汉成：“你提个口号，他也提个口号；你家有一张稳产高产图，他就来张世界地图；你写付门对子叫‘富了又富’，他就贴张红纸要‘继续革命’，从政治上压过你。这，这不是在和你擻着干吗？”

徐振才眉头紧皱，嘴唇紧闭，走几步蹲下去，仍然织着网。

白汉成跟过去：“夏副主任很关心你，他要我告诉你，现在斗争很激烈，有人嘴上讲治小凉河，骨子里是拚命想搞垮你这个典型！”

徐振才气呼呼地立起来：“搞垮我这个典型？”他把梭子一扔：“我徐振才也不是鼻涕虫！”

徐振才气愤地坐在门槛上。

“大叔……”余志芳匆匆赶来：“人家二队已经上河堤了，我们快点去吧！”

徐振才：“不急！”

“不急？”余志芳差点喊叫起来：“你是不是怕砸碎了聚宝盆？”

徐振才一愣：“什么聚宝盆？”

余志芳：“阮富刚说的，你有个聚宝盆，还有什么摇钱树……”

张玉兰从屋里出来：“这个摔砖头的，又在嚼舌根了，我家哪来的聚宝盆、摇钱树？”

余志芳：“大婶，是说队里的。”

徐振才：“队里的，我怎么不晓得？”

余志芳气呼呼地：“反正不是好东西。大叔，快走吧！”

徐振才不理睬她，径自进屋。

余志芳一跺脚：“你不吭声，好，我带人上。”她说完回头就跑。

二十三

余志芳领着不少社员，急忙赶到河堤。二队社员都高兴地迎上来。

张二全奔过来，冲着余志芳：“志芳，先进队怎么拖在后头了？”

余志芳紧绷着脸，没有作声。

张二全：“徐大叔昨天拍了胸脯的，今天一早又变卦，是不是夏副主任又给他打过气了！”

余志芳气得没话可说，看了他们一眼，转身大声地对几个社员：“走，把大鱼塘的水放掉！”

她刚跨开脚步，阮富刚从人群里钻了出来，伸开双臂拦

住去路：“副队长，放大鱼塘的水干什么？”

余志芳没好气地：“还问哩！昨天你为什么不来开会？”说着，又要冲过去。

阮富刚死死拦住她，急喊着：“塘里有鱼，一笔大收入哪！”

余志芳：“我知道，放了水起鱼嘛！”

阮富刚：“小姑奶奶，大鱼塘不能填，它是我们九队的聚宝盆哪！”

余志芳一听：“哦，聚宝盆！”

张二全插上来：“我来帮你挖！”

阮富刚指着张二全：“你这个小‘火烧心’也来管闲事，我们小姑奶奶，就是被你们撵掇的……”

余志芳朝九队社员望了一眼，她把手一挥：“干！”

阮富刚一把拉住余志芳，放开喉咙：“队长！徐队长！……”

“不准放水！”徐振才怒冲冲跳了上来。

张二全：“不放水，小凉河弯弓就不能裁直。”

徐振才：“不能裁直就不裁。”

余志芳：“县委的决定，社员大伙儿的心愿，你都不顾啦？”

“谁说不顾？”徐振才缓了口气：“这里面有斗争。”

余志芳没有睬他，坚决地把手一挥，喊道：“开缺！”

徐振才大喊一声：“不准开！”

张二全举起大镢：“社员们，开啊！”

人群象潮水一般地向大鱼塘涌去……

“二全！……”周昌林喊着奔来。

周昌林拦住张二全、余志芳……

徐振才气呼呼地：“太不象话了！”

周昌林：“志芳虽说年轻，那分志气，那股劲头，我赞成。就是二全子，不是我护着他，也是个刮刮叫的小伙子……”

徐振才：“唔，好闺女，好小伙子，刚才你没看见哩，真把我气死了。”

周昌林笑起来：“他们的眼睛里，揉不进一点点砂子，心里，容不得一点点资本主义，不管是哪个，错了，他们就造反……”

“造谁的反？……”徐振才听不进去：“老周，我徐振才可没有作过对不起你们二队的事情，可你，为什么老撵上我徐振才干？治小凉河可以，但可不能设个圈套让人钻！”

场上的群众被徐振才的话惊住了。

余志芳气愤地：“你说的是什么话？”

周昌林神情严肃，语调也特别深沉：“老徐呀！咱们都是吃着小凉河的水长大的，我能设个圈套让你钻吗？要说撵着干，这是有的，不跟你徐振才撵着干，你就会在资本主义邪道上越滑越远了！”

徐振才一下子被捅到心窝上，但还不服气：“是我越滑越远，还是你越管越宽？”

余志芳跟着恳切地：“周大叔说得对，咱们九队，都是让你那个聚宝盆、摇钱树，把人心搞散了。这不是邪道是什么？”

徐振才正无词时，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老周……”“周大叔……梦田走了……”几个社员嚷着，奔了过来。

姚梦田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自远而来。

自行车的车架上捆着背包，边上还挂个木工工具袋……。

一只小鸟叽叽喳喳，在半空中乱窜，然后一扎头向前飞去。很巧，它和姚梦田是同一个方向。

堤上。徐振才冷冷地：“‘火烧心’，这回我倒要问问你，我们九队外出几个人做工，就是资本主义，你二队的人也外出了，这又叫个啥主义呢？”他说完，愤愤然走了。王秀英一气，也掉头就跑。

余志芳气得泪汪汪地：“徐大叔，你……”

阮富刚得意地跟着徐振才颠了几步，又转回来：“自家队里的事还没有管好，还来管别人！小凉河这边的事，有我们徐队长管，你这样‘火烧心’，不是在干涉我们九队的内政吗？……”

徐振才听到此话，也转回身来，挑战地望着周昌林：“你听听！”

场上气氛，非常紧张。

只听得周昌林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小凉河是国界啊！你河那边就不是中国吗？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不管是哪个队，不论是什么人，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大家都要堵！”

二十四

公路两旁，秋风卷残叶，不时飞打在姚梦田的脸上。姚梦田骑车从镜头前急驰而过。

静静的水面，一叶轻舟冲进画面，镜头推至周昌林严峻的脸，他双眼焦急地望着远方。

飞快地踩自行车的脚，公路两边的树向后飞快地倒去，姚梦田骑着自行车穿过镜头远去。

破浪前进的船，水面上泛起道道浪条，周昌林催舟驶过芦苇丛，透过芦苇的空隙，可见公路、树枝。

镜头从一块“前面是急转弯”的路标牌拉开，稍一运动，远远可见姚梦田骑着自行车，顺着公路的下坡飞快地滑了过来。

公路转弯的外边，是长有芦苇的河。姚梦田赚钱心切，下坡也没有减速，车子象箭一样掠过公路旁的路标牌。

急转弯在前，梦田一惊，急刹车，由于车速下滑太猛，刹不住，反而失了重心，摇摇摆摆向前冲去，眼看就要冲到河里，……

忽然，两只大手牢牢地把住了车龙头，堵住了车子的去路。梦田惊魂未定，慢慢地抬起头，见是周昌林，羞愧加感激地叫了一声，“周大叔！……”

二十五

前头见过的那只小鸟，又折回，投到一棵白果树上。

镜头急沉，周昌林凝神沉思地站在姚梦田新屋前的白果树下，望着远处奔流不息的小凉河。

姚梦田默默地解着车架上捆背包的绳索。

姚妈妈千思万绪，忧心忡忡地看着眼前迷途的孩子，欲言又止。

静默笼罩着新屋。

江春梅第一个冲破了沉寂，她拉拉姚梦田：“你倒是说话呀，梦田！”

姚梦田赌气地把解下的背包往地上一扔，不吭声地往上面一坐。

周昌林转过脸来，百感交集地：“梦田哪！你知道不知道，你爹为什么给你取名字叫梦田吗？”

姚梦田惊疑地抬起头来。

姚妈妈深深叹了口气：“他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啦！”

周昌林走近姚梦田，往事在他的心中翻腾，他深沉地：“记得那一年，我和你爹一道在地主孙老财家当长工。一天，你爹跟我说：‘昌林，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有了一亩三分田！’我说：‘你怎么不多梦一点呢？’你爹摇摇头说：‘我哪敢梦得太多呢！’”

周昌林的话，挑起了姚妈妈一肚子苦水，她抹着眼泪沉痛地：“就在那天晚上，生下了你。你爹说：‘就取个名字叫梦田吧！’那年月，家里穷得连赶鸡打狗的土疙瘩都是孙老财的，又多了一张嘴，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呀！……”

江春梅的眼眶也红了，泪水慢慢地流下来。

周昌林，“打那以后，你爹，你娘，就在这小凉河边开荒。起五更，睡半夜，拚死拚活开了不到二亩田，你爹高兴地说：‘这下可好啦，我们总算得到自己的田啦，给这孩子改个名，就叫得田吧！’……”

姚梦田逐渐被周昌林的叙述吸引住了，他开始出神地听着。

姚妈妈悲愤地接下去：“得田，得田才叫了半天，孙老财就带了帮狗腿子来了，硬逼着你爹把刚开出来的两亩地给挖掉，说是……说是破坏了他们家的风水……”

“什么风水……”周昌林愤恨地，“其实他要让河道在这儿打个弯，把小凉河变成他家的保田河，保庄河。就这样，田给挖了，房也给拆了，你爹咽不下这口气，跟他们斗，和他们拚。可那年月，我们穷人……”他重重地以拳捶桌，抑制

着心头的悲愤继续说：“你爹叫你得田没有几天，就在这棵大树下，被狗地主活活地给打死啦！”他激动地走到白果树前，怔怔地望着这棵曾见过多少穷人血泪的白果树。

半晌，他含着热泪，沉痛地：“你爹临死前，眼里含着泪，嘴角淌着血，摸着你的头说：‘苦命的孩子，你爹这辈子，只是在梦里才见过一亩三分田哪！你……你还是叫梦田吧！’”他转过身去，抹去脸上的泪花。

姚妈妈泪流满面：“你爹直到死，连眼都不闭呀……”

姚梦田痛苦地：“妈，别说了……”

周昌林严厉地：“要说，你现在嫌泥墙不满意，要砌砖墙……”

江春梅愤愤地：“你呀！这些日子，让白汉成把你的魂也勾走了，整天想盖个安乐窝，还说是为了我，你……你太小看人了！”

姚妈妈：“忘本啦！梦田啊，土改后，我们家分到了田，你舅舅说：‘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叫得田吧！’我说：‘不改，让他记住老一辈的苦情！’”

周昌林激动地：“今天，毛主席把田交给我们贫下中农，领导我们走人民公社的金光大道，要我们学大寨，为革命做出新贡献，可你呢？你这个苦大仇深的雇农的后代，却要丢下集体走歪门邪道，去搞钱换砖墙。墙再厚，房再高，也只是个修正主义的小窝窝，决盖不起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梦田，要好好想想，你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呀！”

姚梦田泪汪汪地：“大叔……妈，我错了！”他扑到周昌

林的怀里。

姚妈妈高兴地擦干眼泪，摸着姚梦田的头：“去吧，跟你周大叔开河去！”

姚梦田提起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十分痛苦地：“大叔，就让我出去这一次吧，就这一次，好吗？”

他坐在竹桥上，两手抱着头，失声地哭了起来。

江春梅恨恨地：“你，你怎么还没明白过来？”

姚妈妈愤怒已极，她站起来，伸手欲打姚梦田：“你……你这个……”

周昌林拦住她。

姚妈妈十分痛心地说：“昌林，别拉我，让我狠狠刮他几巴掌。”

周昌林扶姚妈妈坐下，回到姚梦田身边，深情地说：“梦田，你有什么难处，就说出来，千斤的担子，大伙儿帮你一起挑！”

姚梦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周昌林。周昌林拿过纸头一看，他神色变得十分严峻，低沉地：“互助合同！”

两只粗壮的手，紧紧拉住白果树上的钟绳。周昌林神色严峻，有力地敲钟。

急促的钟声在小凉河上空激荡……

钟声传到工地，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干活的社员纷纷收起手中的工具……

周昌林有力地敲钟。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朝钟声处奔来……

白果树前，聚集着二队的男女社员。

周昌林站在高处，对大家说：“这钟，上工嫌迟，下工太早，敲它叫大家来，开个堵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场会。这里有一份活教材，我念给大家听听。”他打开“互助合同”，边走边念：“互助合同，今有姚梦田欠白汉成一笔砖钱，难以筹还，为了照顾其困难，特介绍前去做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应收取一定的介绍费、酬劳费。借款人愿将一冬的工钱，偿还上述债务，立此合同，共同遵守。立合同人，姚梦田、白汉成。”

群情愤慨。

周昌林转向姚梦田：“梦田，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姚梦田茫然地：“我舅舅让白汉成给我弄来的砖头，我拿做工的钱还他，这是一张互助合同呀！”

周昌林大声地：“梦田，你不晓得这些名堂，我们对它是熟透啦，这是一张卖身契呀！”

姚妈妈悲愤地：“白汉成他想当地主老财，你，你倒先成了他的长工了！”

周昌林走向群众，愤怒地：“同志们，白汉成搞的这个合同，从反面给姚梦田，也给我们大家敲了一次警钟。说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猖狂得很，他们已在向我们进攻啦，我们能和他们和平共处吗？”

社员们怒吼起来：“不能！”

周昌林：“对，我们要迈社会主义的步，就要堵资本主义的路！”

他有力地向前伸出粗壮结实的手——

二十六

一个快拉变焦距镜头；白汉成惊慌地“啊！”了一声。阮富刚已经把梦田的事告诉白汉成。

白汉成：“姚梦田回来了，可余志芳反而出去了。卖鱼苗的事，要是查出来，你我都没好日子过了。”

阮富刚：“我们不过图几个钱，人家看不过去，收摊子算了！”

他说完欲走。

白汉成狠狠地：“‘火烧心’逼人太甚。哼，他要堵我的路，我就叫他迈不开步。”

二十七

一双粗壮的腿，迈着坚定的步伐，踏着纷纷的落叶，跨过大石桥。

周昌林又一次来到徐振才的家门。

张玉兰正在院子里拾掇东西。

周昌林跨进院子：“嫂子！”

张玉兰欣喜地：“昌林兄弟！”

周昌林关切地：“老徐呢！”

张玉兰：“不知又到哪儿去啦。昌林兄弟，河堤上的事，你别见怪啊！”

周昌林诚挚地：“嫂子，你这话说到哪儿去啦，我身上有张家皮鞭抽的伤痕，老徐身上有张家恶狗咬的伤疤；我们俩人的手指印，挨排按在同一张卖身契上啊。”俩人边讲边走进堂屋。

张玉兰被这种火热的感情所激动：“你要拉他一拉！”

周昌林：“我们一起来拉吧。嫂子，我跟老徐那张卖身契呢？”

张玉兰心一沉：“你要看它？”

周昌林点点头：“也要给老徐看看！”

张玉兰走进里屋，打开柜子，拿出一个布包，回身交给周昌林。

周昌林解开布包，里面有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两个字：“契约”，左下角是两个血红的手指印。

周昌林激动得发抖的手紧紧攥住这张“契约”。他看着，两眼喷射出炽烈的怒火。

二十八

王秀英默默地看完卖身契，然后抬起头：“你又到他家去‘火烧心’啦？”周昌林点点头。

王秀英讽刺地：“有志气。”

周昌林望着妻子：“怎么啦？”

王秀英边扫地边说：“我都替你不服！你为他烦了这么多神，他也不承你的情，那天他说的那些话，比三九天的老北风还伤人！”

周昌林平静地：“这风也不是他一个人刮起来的，前有阮富刚，后有白汉成，这上头，也还有人！”

王秀英不在意地：“看你说的，有这么多，就差左右两边了！”

周昌林笑笑：“那你可也大意不得噢！”

王秀英才意识地看看自己的左右，挺认真地笑道：“我怎不曾见？‘火烧心’，你别在家吓唬人，我又不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

周昌林认真地引导：“经过就好。要知道，没有也会生出来嘛！”

王秀英见周昌林认真起来，她也顶真起来了：“生出来，谁生的？”

周昌林：“小生产！”

王秀英：“小生产？”

周昌林拿起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亲切地：“秀英，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引了列宁的话，你看。”他翻开书指着书中的一行字，“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合上书，接着说：“有烂木头，就会长出毒菌子；有乱草窝，就能生蛇虫百脚。”他拿出那张“互助合同”，跟“卖身契”放在一起，激动地：“你看看，血淋淋的事情，又在眼皮子底下啦！”

王秀英愤怒地看“互助合同”。

周昌林又引导她：“你还记得吗！我们家门上的横批写的是什么？”

王秀英：“继续革命。”

周昌林坚定地：“要继续革命，就要和地主老财斗，和小生产自发势力斗，还要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党内走资派斗。”

王秀英困惑地：“和走资派斗？文化大革命不是都搞过了吗？怎么还会有走资派呢？”

周昌林：“这也和扫地一样，文化大革命才搞过一次嘛，走资派还会有。”

王秀英领悟地：“是这个理啊，还真大意不得呀！”

周昌林：“是呀，可老徐偏偏在这些问题上还不清醒。”

王秀英：“振才好商量，白汉成这个人心毒，再加上头还有人，我耽心……”

周昌林：“不碍事，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子撑着呢。”

王秀英：“大个子，谁？”

周昌林笑笑：“成千上万，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嘛！”

王秀英激动起来：“好，天塌下来，我跟你们一起顶！”

二十九

浓雾笼罩着小凉河。一个提着锹的黑影，走近九队的大圩塘；圩子上有一个涵洞，直通小凉河。洞口上有竹篱笆，过水不过鱼，从涵洞中流出来的水，潺潺地响着。

白汉成四下一看，脱了鞋，就跳下堤去，他摸到涵洞口，就举起铁锹，把竹篱笆铲倒，让它顺河淌去。

涵洞里的水声加大了，在哗哗的水流中，夹着泛着鳞光的大鱼。

远方传来几声狗叫，白汉成连忙上岸，慌忙之中，一只军用鞋掉到塘里，顺水淌跑了。这时，狗叫声越来越近，白汉成顾不得摸鞋，只好提着锹，拿只鞋，慌忙遁走。

迎面来了阮富刚，他是半夜里来掏螃蟹的，提起小玻璃罩子灯一照：“哟，老白，大会计也跟我一样搞些小捞捞。”

白汉成莫奈何，顺水推舟地：“唔，弄点黄鳝……”

阮富刚笑起来：“弄黄鳝，带把锹？你就外行了，嘿嘿，外行了……”他站下来要把弄黄鳝的技术向白汉成传授传授。

白汉成无心听他的，支支吾吾走了。

阮富刚还嘻嘻地叽哩咕噜：“外行了，外行了……”

雄鸡的报晓声，此起彼落，东啼西应。天色微明，张二全独自在堤上巡逻。

小凉河中，竹篱笆在水流中上下翻动。

张二全发现了，手电筒一照，又马上把电筒照向对河的涵洞，洞口流出的鱼闪闪发光。

张二全跨上大石桥，直奔大圩塘。

涵洞的水哗哗地向外流着。

张二全不顾一切地跳到水中，挖起堤埂上的泥巴去堵塞涵洞。泥巴堵上了，但水流又把塞上去的泥巴冲了下来。

正在这时，阮富刚朝大圩塘走来，他忽然发现张二全正在涵洞口，涵洞里的水和鱼直往外流。

阮富刚不分青红皂白，发疯似地喊叫起来：“啊呀，不好啦，鱼都放跑罗！快来人呀！快来人呀！鱼都放跑罗……”

两个队的社员，听到喊叫，从四面八方朝大圩塘奔来。

“鱼放跑罗！鱼放跑罗！”阮富刚没命地喊着。

有几个社员，也跟着喊起来。

徐振才提着那把新锹，从九队气冲冲地跑来。

阮富刚看到徐振才，就气喘喘地报告：“我亲眼看到的，是张二全，百十块钱淌掉啦！”

徐振才鼻子里冒着粗气，他加快步伐。

白汉成本想早溜，无奈各个去路都有社员向鱼塘方向奔来。他正愁无退路时，老远看到徐振才跑来了，便转身拔

腿跑了起来，故意和徐振才奔在一起，边跑边说：“老徐呀！实在没想到会出这种事，‘火烧心’这一着，简直是在搞阴谋诡计！”

周昌林抢在众人前，奔到了大圩塘。

他看到张二全用泥巴堵不住涵洞，便顺手从附近的菜园地上，迅速拆下围园的竹笆，卷起裤腿，赤着脚，跳进冰冷的水里去。

周昌林在水下踏到一件异物，弯下身去，掏出一只水淋淋的军用鞋来，他认得是白汉成的，把水摔去，揣在自己的怀里。

徐振才、白汉成、阮富刚和九队、二队的社员们一起，跑到圩塘边。

周昌林正在帮张二全修补涵洞的篱笆。

徐振才看看，越加相信是张二全闯的祸，周昌林在弥补。他心疼大鱼塘，而又恼怒张二全，就对着周昌林喊起来：“老周，你‘火烧心’也不能这样急吼吼嘛！”

阮富刚在一旁帮腔：“跑掉的鱼，统统要张二全赔偿！”

两个队的社员，议论纷纷，有的相信，有的怀疑，有的埋怨，有的辩护。

阮富刚蹦来跳去：“我说话有根据，前几天，张二全就嚷嚷要砸碎我们九队的聚宝盆！”

白汉成在一旁阴冷地：“哎，有人看不惯九队的鱼塘，干这种事也太欺侮人了。”九队的社员听了他的话，有的人跳

了起来。

白汉成趁着人们意见纷纭，假惺惺地：“大家不要吵啦，二全子年轻嘛，认个错就行了！”

周昌林跨上堤岸，听到白汉成的话，他目光锋利，声音沉静地：“你要二全子认错，根据是什么？”

白汉成色厉内荏地：“阮富刚亲眼目睹，这还会错？”阮富刚点着脑袋。

周昌林：“这就难说了，搞阴谋诡计的人，总是骂别人不正派。”

白汉成做贼心虚，听了周昌林的话，不觉语塞。

周昌林转对大伙儿，冷静沉着：“同志们，大家想想，为什么不早不晚，小凉河要动工了，却发生这件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员们一听，纷纷同意周昌林的看法。

周昌林转向徐振才：“老徐，今天这件事，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

徐振才余怒未息：“反正有人看不惯我们这个大鱼塘，看不惯也不能这么干吗！”

白汉成又气壮起来：“说的是嘛，人家九队是夏副主任肯定的先进典型，年年粮食增产，群众生活热热呼呼，合情理，得人心。周队长，你也跟人家学学嘛。”他瞄瞄周昌林，自以为将了他一军。

周昌林色正词严：“九队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是你说的那种合情理，得人心，我们不但不能学，而且还要

斗，这没有什么客气的！”

徐振才的火气一下子迸发出来：“这几天，我算把你的心思看清楚，你学也好，斗也罢，告诉你：大鱼塘，不能填；小凉河，我不治啦！”“当”地一声，徐振才气呼呼地把周昌林送给他的那把新锹，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

周昌林痛心地看着远去的徐振才，神色严峻。

几人合抱的大树下，徐振才独自坐在树根上，愤愤地喘着粗气。看到周昌林提着锹寻来，转身躺下，两手枕头，不理睬他。

周昌林走近他，沉痛地：“老徐啊！你今天不单单是摔的一把锹，你是把党的期望、群众的心愿都摔掉了，你是对群众奔社会主义的热情，狠狠地砸了一闷棍啊！”

徐振才猛的跳起，走到大树背后，又转了出来：“哼！想搞垮我们九队这个典型，没那么容易！”

周昌林一针见血地：“想搞垮你们九队的人是有的。”

徐振才：“谁，你说出来。”他又转过身去。

周昌林不慌不忙地：“白汉成，阮富刚。为首的还就是你自己！”

徐振才似听惊雷，猛又转过头来：“什么，我？！”他气愤地绕了个圈：“周昌林同志，你倒是说说清楚，我是怎么为首啦！我徐振才这几年辛辛苦苦，赶早摸黑，吃在风里，泡在水里，九队的产量年年上升，县里评我们先进队，这不是吹出来的。现在，我不但把队里的粮仓装满，还狠抓副业，要

让群众的口袋也塞满。我这样关心集体，关心群众，这是在搞垮九队？嘿嘿……你别忘了，九队是富了又富的典型！”他猛的又坐到树根上，用衣襟扇着风。

周昌林针锋相对：“你们九队，原来是个先进队，这不假。可是你现在不抓阶级斗争，白汉成、阮富刚把你包围起来，混水摸鱼，大搞资本主义，……徐振才同志，农业是基础，可你呢，挖掉麦田去扩大鱼塘，抽掉劳力，外出做工，大搞以副压农……”

徐振才又跳了起来。

周昌林：“你还跳，跳什么？就看看你们九队的农业吧，你离开了党的路线，你们的产量七二年是全公社第一名，七三年成了第七名，今年呢，九队是倒数第一名。老徐啊，你真的是关心集体，关心群众吗？你是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可辛辛苦苦决不能掩护你的路线错误！你那个富了又富的典型，只能是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标兵。”

姚妈妈和姚梦田过来，听着他们的交锋。

周昌林：“夏副主任封你是‘不倒翁’，抓住你不放，你得意的很哪？老徐，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我们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臭的东西还会回来，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有人在走，你以为你举手抬脚都是干社会主义？可知道，你是个队长，你手中有权。白汉成、阮富刚看中了你，是要你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打掩护；夏副主任看中了你，也是因为你手中有权，是要你支持、执行他们的错误路线！”

徐振才开始思考起来。

姚妈妈指着徐振才：“振才，你今天在鱼塘说的都是些什么话，还象个共产党员吗？”

周昌林：“照你那样，一不要分田分地，二不要改变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牌子，你九队就要变成资本主义的了。”

徐振才：“你别吓唬人！”

周昌林：“不吓出你一身冷汗，你不知道它是砒霜。”

他拿出那张陈旧的“契约”，递到徐振才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徐振才一看，脸上也布上了一层阴云：“你拿这个干什么？”

周昌林：“你希望这样的日子再来吗？”

徐振才咕嘟着：“怎么会……”

周昌林又拿出一张纸递给徐振才：“你再看看这个。”徐振才接过一看，吃惊地：“互助合同！”

姚梦田冲了上来，对着徐振才：“舅舅，我懊悔死了，我……上了白汉成的当呀！”

姚妈妈：“兄弟，你要梦田过好日子，你看看这张合同，不就是你当年的卖身契吗？”

周昌林：“你仔细地看看吧！”

徐振才看合同，不由得直冒冷汗。

余志芳骑车驰来，发现躲在大树背后偷听的阮富刚。

余志芳：“阮富刚，我正要找，你来。”

阮富刚无可奈何，走出树叉，跟着余志芳垂头丧气而去。

徐振才、周昌林并肩坐在大树下。余志芳推车与阮富刚一起来到这里。

余志芳：“徐大叔，鱼苗的事查清楚了，白汉成串通了阮富刚，用九队的名义，大搞投机倒把。他还和县里的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把九队外出的社员，变成他们地下包工队，你看看，白汉成捞了多少！”他递去材料。

徐振才翻着材料，更是阵阵冷汗。

阮富刚喊叫起来：“队长，偷牛的是白汉成，我只是拔了一根桩啊！”

余志芳：“你那个小生产的自发思想再不改，那是很危险的。”

阮富刚连连点头：“对，对！我改，我改！”

周昌林：“老徐，这你该明白了吧！”

徐振才看完材料，抬头愤怒地：“白汉成！”

白汉成一惊，忙合上帐本。

周昌林，徐振才，余志芳，阮富刚，张二全，江春梅，姚梦田等十分严肃地走进大队办公室。

白汉成惊怕地：“老徐，别误会，别误会……”

周昌林冷冷地：“白汉成，你昨晚上到哪儿去啦？”

白汉成支支吾吾：“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阮富刚喊起来：“我揭发，你昨天晚上带把锹在鱼塘边干什么？”

白汉成推赖地：“哦，对，我捉黄鳝去了呢！”

徐振才：“捉黄鳝干什么带把锹？”

白汉成：“这，这……”

周昌林拿出一只军用鞋，放在白汉成的眼前：“这鞋是你的吧？”

众人齐声地：“说！”

白汉成望着鞋，吓得七魂出窍，瘫在椅子上。

三十

徐振才回到自己家里。他撕下门上的对子和横批，又进堂屋把墙上的图表揭下来。他回过头，正好看到桌上的不倒翁，一手抓起它，回身跑出大门，狠劲地向空中丢去……

不倒翁在空中飞过，不偏不倚，正好被在小凉河中挖泥的张二全接住。

张二全笑着喊道：“嗨，我还以为是阮富刚摔砖头呢！”

徐振才扭捏地笑着，

周昌林仰面哈哈大笑。

堤上，堤下，劳动着的群众，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三十一

拖拉机巨大的轮子轰隆隆地驶过镜头。

小凉河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豪迈。

周昌林，徐振才和我们所熟悉的人们，挑着担，推着车欢快地从镜头前掠过。

夏副主任那个家，此刻，显得阴暗无光。

夏副主任猛摇电话机。

小凉河工地指挥部，一片热烈紧张的气氛。

张二全在听电话：“哎，夏副主任，你等一下……”

屋里的群众闻声都围了拢来。

周昌林站在人群的前头。

张二全：“夏副主任来电话，他说，他还没有撤职，还得听他的，小凉河不准开工！”

群众愤慨地抗议：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的计划是县委、公社都批准的！”

“夏副主任没有权力推翻县委的决定！”

“我们坚决不同意！”

周昌林接过话筒：“你听到群众的声音了吧？我们正是执行了县委的决定。根治小凉河，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一组组热情劳动的镜头。

夏副主任的电话里，传来了群众愤怒宏亮的声音，象一股洪流冲进他这阴暗的巢穴。

“小凉河一定要开！”

“我们不同意夏副主任的决定！”

“对于错误的领导就是要顶！”

夏副主任大吃一惊，手抓电话，呆若木鸡……

震天动地的锣鼓声。

小凉河完工了。

两个队的社员们热烈地庆贺着。

霞光万道，小凉河波光闪闪，河面上扎着各色彩旗的船只穿梭往来。

周昌林、徐振才手执铁锹并肩迈步走在笔直的小凉河堤上。

徐振才扬扬手中的铁锹，兴奋地：“昌林，我要永远拿着它大干社会主义哪！”

周昌林双目炯炯凝望着前方：“干社会主义光握紧这把锹还是不行的。”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这儿要不断学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说得好：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是斗了还要斗啊！”

周昌林用力猛拉钟绳。

钟锤摆动，发出铿锵宏亮的钟声。

在宏亮的钟声中——

江南春景，河渠成网，田地成方……

钟声回荡……

一尊大钟缓缓入画……

大钟徐徐已成特写……

大特写的钟渐隐，在宏亮的钟声中渐显两个大字：剧
终。